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背后的故事:

撕开“731”的又一个真相

■ 本报记者 张苗 于山 钱洁瑗

“九一八”从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融入民族血脉的警示。94年过去了，历史留下的伤痕依然清晰。

9月18日，电影《731》全国公映，这是一部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开展细菌战研究，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影片。

哈尔滨平房是731部队开发和生产细菌武器的地方，这些细菌武器最终被投入战场使用，秘密投放至中国的城市乡村——浙江金华、衢州、宁波……都是被细菌武器攻击过的地方。

在今年出版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中，作者南香红用客观而悲悯的笔触，将遭受日本细菌战侵害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几十年未曾疗愈的伤口呈现在世人面前。

那些被掩盖的真相，正从历史裂缝中渗出。

完成一项自己的任务

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南香红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谈。她身形消瘦，但精神很好，说话不急不缓，温柔又有力量。这是一位虚构作家曾是一名资深记者。

“22年前报社交给我的报道任务早已执行完，如今的写作是在执行我自己的任务。”南香红在《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中写道，“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是一个记者无法推却、无法躲避的职业操守。”

这本书共22章、60多万字，豆瓣评分9.6。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留下了评价：

“南香红笔下的细菌战秘辛，读到窒息却无法放下。”“阅读过程中会愤怒发抖！当真相被撕开一角，你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众多读者的分享与推荐，使该书首印的1万册2个月内即售完。“很多年轻读者在自发宣传，这本书比预想中更火爆。”《没有结束的细菌战》的编辑唐明星告诉我们。

南香红接近细菌战历史，始于2002年的一次偶然。彼时，仍是《南方周末》记者的她，接到一项任务——采访王选。王选，一位祖籍义乌市崇山村的社会活动家，带着老家的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在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二战期间的细菌战罪行。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今年7月7日，南香红(中)、王选(右二)等人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纪念碑前献花。

嫁，他每年都要在年夜饭时讲述这段无处安放的苦难与悲伤，把团圆饭吃成“哭丧宴”。“金华潭头乡山脚下村的陈有升，1943年被细菌感染时只有1岁，从身上出现红点，到耳朵、嘴唇发生溃烂，牙床几乎都要烂掉了。”

最让她震撼的是环境污染遗留毒，即便已过去80多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衢州、金华等地自1940年被投下鼠疫菌后，成为长期疫区，防疫部门每年都要监测老鼠的带菌率，这项工作持续至今。

2015年，王选携手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了“细菌战烂脚病

人救助”公益项目，为衢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疑似炭疽感染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最终，项目募集到了200万元。

王选带着南香红与医生跑遍浙江各地，把姜春根、毛水达等受害老人接进医院。第一次换药时，姜春根的伤口散发出恶臭，年轻护士忍不住跑出去吐。看着医生用镊子夹出腐肉，老人突然抓住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我终于能穿干净袜子了。”

那一刻，南香红理解了王选的坚持：“历史的伤痕或许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本辩护律师团团长，诉讼战线上的战友。那是土屋公献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坐在躺椅上，脸色苍白。土屋公献与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回忆这十年诉讼之路，唱起了歌。回到宾馆，屋后就是一片樱花园。10年里，为了诉讼总是马不停蹄的王选，从未有时间看过樱花，这是她第一次赏樱，在满天的落樱下，她忍不住哭了。

“那一天，王选的表情、情绪，被同行的朋友记录在摄影机里。”南香红说，当她把这天的故事写进书里时，电脑前的她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样的情况，在整个诉讼期间，真是太多太多了。”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后，南香红最遗憾的，是很多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

常德的张礼忠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他曾对南香红说：“我们以书换书。我送你我的《张氏家史》，你的书出来了，也送我一本。”他没能等到。吴世根、杨大方……很多她采访过的老人相继离世。“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走了，历史就少了一个声音。”

但随着书的热销，南香红也看到了积极的变化。“以前我总觉得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关注这件事，但这次我看到关注的年轻人挺多，而且能客观地去看和认识这段历史。”

如今，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大多已经离世，但他们的后代接过了接力棒。衢州吴世根的儿子吴建平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继续揭露细菌战真相。“吴建平他们去山区把受害老人一个一个找出来，带他们去医院治疗。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是在修复这段历史。”南香红说，应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资源加入到对这段历史的记录、研究中。

她说，这本书之所以叫《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是因为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几代人的记忆与身体内。

近20年里，王选与浙江各高校学生走访金华、衢州、丽水，以及富阳、诸暨等浙赣会战战场所在地区，完成了涉及2000多人、数百万字的口述史记录。今年，基于此整理的4000多页、共12卷的浙江“烂脚病”调查口述史即将出版。历史，仍在被讲述、被记录、被看见。

南香红告诉我们：“只要还有新资料出来，只要还有受害老人活着，只要历史还没有真正结束，我就还会写下去。”

新大众文艺地图

她画的墙能“互动”、会“说话”——

李明丽：无声世界也美丽



李明丽和墙绘作品合影。



本报记者 沈立 共享联盟·武义 陈港凯 摄

的身份毕业，又经老师指点，参加了墙绘师培训。

专注的笔

刚踏入社会时，她四处碰壁：做淘宝美工，因创意设计经验不足和沟通障碍遭嫌弃；加入绘画工作室，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迟迟不转正。但这个倔强的女孩没被打倒，靠着一股韧劲坚持下来，边做边学，画技反而越来越精。

既然其他路走不通，她就选择加入公司，当一名专业的墙绘师。这些公司分工明确，有人接单、有人绘画，她只需要承担绘画的部分，慢慢学习与人沟通。2023年，李明丽离婚后，女儿艺艺跟着她一起生活。

“这份工作与人交流不多，虽然画墙绘要在户外风吹雨淋，但只要能专心画画，我就很开心。”李明丽打字告诉我们。

因为上学的女儿需要陪伴，李明丽觉得自己不能老跑出去了。今年6月，她在武义注册成立了鹿丽文艺创作工作室。机缘巧合，妈妈又帮她接了社区里的墙画，让她在武义一炮而红。

后陈村里，就有她两幅代表作：一幅是孙悟空踩着筋斗云，手里的金箍棒竟是根电线杆，远远望去，孙悟空仿佛下一秒就会踩着筋斗云，挥动金箍棒降妖除魔。另一幅打卡墙，更是心思奇巧，路人抬手就能补全笔画，成了游客来打卡时的“必拍项”。

李明丽说，墙绘对她来说是份好工作，既满足她画画的爱好，又给了她好生活的底气。虽然每回在高高的墙面前，站得腰酸背痛，手臂举得酸痛，但看到那么多人喜欢她的画，她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采访结束时，李明丽提着颜料桶和画笔，又要到巷子里画画了。跟我们挥手告别后，她转身翻出手机，打开设计图，在墙上一笔一画画了起来，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浑然不觉小巷人来人往。

新艺评

由己及人的
人性感通

■ 夏烈

无声和多彩，统一在李明丽的人生之中。但多彩并不会凭空产生，对于一个聋哑姑娘而言，生活的路向前进自然增加了难度，所以，在审视李明丽的艺术之前我们必定会倾听她的人生故事——如何在可能黯然的无声之困中突围，成就自己的精彩、快乐，这其实是具体的美术作品之外的一件更大的“作品”！

从李明丽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普通人在意外生活道路上的另一种幸运和欢欣。首先要感谢勇敢、懂教育的家人。她们在李明丽的成长中给予了独立、热爱、鼓励、支持的爱的方法论，从而让李明丽以画为伴、以画为生、以画为荣。其次，作为墙绘师的李明丽，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素养：艺术的、性格的、工作伦理的。“她是自己优秀，什么都愿意尝试。”“她不会说话，但她画的墙会‘互动’、会‘说话’。”家长和客户这么评价她，她就是这么认真、诚恳地对待墙绘师的职业。

当我们在一扇扇美丽多彩的都市墙绘前打卡留影、美化朋友圈时，其实很少去想象那些都市墙绘师的心思情感。而李明丽的故事为我们放大了一种由己及人的人性感通——我们都在大众里，我们也彼此相关、应互为敬爱。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扫一扫 看视频

有“声”的墙

采访李明丽，得用手机打字。加了微信后，我们就在她家沙发上面对面坐着，用手机聊着。

眼前的李明丽，一米六几的个头，不胖不瘦，扎着马尾，穿着黑色的T恤和被各种颜料染色的牛仔裤，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青春活力。随着话题的起伏，她的面部表情随之变化，在开心、诧异、难过等之间切换，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劲儿。

话题就从那面吸引无数人打卡的墙开始说起。她告诉我们，这几面墙是妈妈董汝梅帮她“争取”来的。

2025年4月，武义县启动精品县城建设，为改善社区环境，位于县城中心地的齐心社区，准备重修汪常巷的快递房。当社区书记徐新俊带着网格员，讨

在那里，一节美术课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美术老师看着她画的小乌龟，竖起了大拇指——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个被郑重认可的瞬间。老师拉着她的手教调色，用手语比画“线条要像流水一样流畅”，放学后还把画室留给她练习，这份肯定，像一粒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她格外珍惜每一次提笔的机会。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外出写生活动中，为了呈现最完美的画面，她花了12天反复打磨，最终，这幅作品为她赢得了这次写生比赛的一等奖，也让她更坚定了对绘画的追求。

姐姐给的画笔，妈妈给的独立，老师给的肯定，让她走得很稳当。

2010年9月，按照老师的说的发挥绘画所长的建议，李明丽成了浙江省华强中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性接触绘画领域，水粉的晕染、素描的线条、工笔画的细腻，像一扇扇门在她面前打开。她总“泡”在画室待到熄灯，反复练习各类绘画技巧，画板上的颜料结了块，就用指甲抠掉再画，衣服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她也无心关注。三年后她以优秀毕业生

的身份毕业，又经老师指点，参加了墙绘师培训。